

「國語與方言之間」讀後

盧誠

國語的推行到今天已經有六十年左右的歷史了，但是因爲一直沒有得到最理想的成績，所以標準國語的問題經常被提出來討論。前不久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了黃宣範先生的一本有關語言方面的論述——「翻譯與語意之間」，書中也有一篇文章論及國語的問題。

這篇論文的題目是「國語與方言之間」，內容是黃先生對民國六十四年教育部調查本省學童國語的能力後發佈的一項新聞提出意見。新聞的內容大約是教育部經過調查，發現本省學童的國語能力有許多問題，調查報告中表示這些發音、語調上的毛病是一種公害，應該加以糾正。黃先生則以爲我們的國語政策值得商

榷，因爲強制執行國語的推行會妨礙了兒童語言能力的健全發展。黃先生是一位專業的語言學教授，他的意見自然是很寶貴的，但是讀完這篇文章，我却有很多地方無法同意他的看法，特地提出來討論，以便就教於黃先生跟其他讀者。

我們都知道，政府推行國語的目的是因爲我國幅員遼闊，方言複雜，爲了便於國民的溝通與團結，所以在民國初年，由教育部召開了「讀音統一會」，決定以北平社會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人的日常用語爲標準，並且向全國推廣。黃先生在「國語與方言之間」這篇文章裏說：「國語本身本來就不是一種自然發展

出來的語言，而是民國初期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幾十個專家學者經過一番爭論後彼此妥協讓步產生的國語。」（一一八、一九頁）這一點實在是很值得討論的。國語固然不是北平土話，而是雅化了的北平話，但是不知道黃先生根據什麼說國語不是自然發展出來的語言。事實上北平話原也是我國的一種方言，只是政府選擇了北平話作為全國通用的語言，因此它的地位不同於一般的方言，而有了更重大的使命。如果教育部不以我國的某一種方言作為標準，而任全國的語言自然發展，我不知道那將會發展出什麼樣的國語，也不知道要經過多久才能發展出一套「自然」的國語來。今天我們有標準可以依據，國語的推行還是不能夠很迅速、很有效地推展，要是漫無標準，那後果就更難想像了。

其次，黃先生說：「我們在臺灣區推行國語必須面對臺灣區方言錯雜的特殊情勢，從而製定比較有彈性的語言政策。」（一一九頁）這種說法實在也是庸人自擾。前面說過，我國方言十分複雜，就拿福建、廣東來說，這兩省方言複雜的程度不下於臺灣，如果光復大陸後為了適應當地的語言情勢，政府也在當地

另定「有彈性的語言政策」，試問全國究竟要制定出多少不同的語言政策？這麼一來，國語的統一不是更沒指望了，而全國的語言不是更混亂了嗎？

黃先生又說：「國語的捲舌音在臺灣區最後可能消失，原來的ㄗㄗ'與ㄗㄗ'之間的對立可能產生一種新的對立形式，以保持詞彙間音義的獨立性，不至於過份混淆，引起理解上的困難。」（一二〇頁）這種說法也值得商榷。在國語裏，這兩組音是有辨義作用的，但是目前本省通行的國語把這兩組不同的讀音合併，一律讀成了ㄗㄗ'，卻沒有絲毫可能產生一組新的讀音來與ㄗㄗ'相對立的跡象。造成這種語音含混的現象是因為本省的方言裏沒有舌間後的輔音（ㄗㄗ'），所以一般人受母語的影響，無法正確地發出ㄗㄗ'來。實際上每一個人的發音器官都是相同的（此處所謂相同是廣義的相同），學習某些語言常常只是一種習慣，並沒有絕對學不會的。目前的情況是：大部份的學童由於廣播電視的影響和學校老師的指導，都已經知道ㄗㄗ'有別於ㄗㄗ'，只是不能純熟運用。要是給他們更多模仿和練習的機會，相信這兩組音是可以清楚分開的。如果這兩組音不加分別，將會

使得原來同音字就多的國語變得含混不清（如稚子、字紙、制止三種不同音的詞混為同音）。如果依黃先生的說法，爲了保持這些語彙間音義的獨立性而產生一種新的對立形式，不但沒有必要，也不「自然」。

以上是我無法同意黃先生的一些論點。事實上黃先生有許多基本立論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我對他的推論却不能苟同。譬如黃先生說：「無論是那一個國家或地區兒童說話的能力，絕對不可能比上一代兒童說話的能力差。我也不相信臺灣區這一代的兒童說話的能力比你我說話的能力退步了。」（一七一頁）基於這一個肯定的信念，我相信只要政府推行國語的政策不變，國語的推行是一定會成功的。我也同意「推行國語也並非拉一大羣道地的北平人或者是能說一口京片子的人來擔當訓練工作，就可以奏功。」（一九九頁）但我想對於國語的教學工作，我們不妨再作一些改進，下面是我的意見：

每一個兒童的語言學習能力都是很強的。只要環境良好，他們都可以無限制地學會許多種語言。就拿本省來說，在許多同時講閩南話及客家話的地區，兒

童常常能够流利地使用這兩種語言，絲毫不感到隔閡；許多外省籍家庭和本省籍家庭比鄰的孩子們，也常常學會彼此的語言，在這種前提下，我們相信讓學生們學會標準國語應該也是沒有困難的。目前的問題是：兒童們沒有正確的模仿對象和良好的使用機會。如果電視、廣播的從業人員都能講標準國語，這種影響力是非常大的。當然，有關當局也可以更進一步地利用電視，製作適合學齡前兒童觀賞學習的國語教學節目，提早兒童學習國語的年齡，相信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黃先生主張：「電視上不但應該減少方言節目，而且應增闢高山族語言的節目。」（二二一頁）

我是無法同意的。方言的學習對兒童並沒有太大的困難（倒沒聽說過生長在講閩南語的家庭裏的孩子講不好閩南語的），我們沒有理由再加以輔導。至於「鼓勵兒童自由地學習其他方言」（二二一頁）不如鼓勵他們先學好標準國語。我不反對孩子們能講許多方言，應該但以先學好國語爲前提，如果每一個人都能講標準國語。又能講其它幾種方言，那當然是最好的，不然就應該以國語爲學習的重點。爲了達到全面推行國語的目的，我以爲政府應該嚴格地管制廣播、電

視用語的標準程度。人都是有惰性的，一個習慣於聽講某一種特定方言的人相信比較容易收聽、收看那些使用他所習慣的語言播出的節目，這麼一來，他和國語的接觸便減少了，學習國語的機會自然也不多。如果別無選擇，只能收聽、收看使用國語播出的節目，相信他接觸國語的機會會增加，國語的進步當然也更大。每一個人都能從自己的家裏學會自己家庭的語言是無庸置疑的，也許又能從鄰居那兒學會旁的方言，更能從大眾傳播工作上學好國語，這不是非常理想的現象嗎？相信大家都樂於見到一個全國民衆都能够使用標準國語交談的未來，到了那一天，佔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口還怕不能影響全世界，而使得國語取代英語的地位，成爲世界通用的語言嗎？

最後，我想附帶一提的是：去年李方桂先生曾在淡江學院作過一連三天，有關語言學的演講。當時筆者也曾就國語中ㄓㄣㄩ與ㄆㄣㄩ兩組讀音的未來趨勢向李先生請教。李先生的答覆是：那要看政府對國語推行的態度而定，如果政府推行的態度是堅定的，這兩組音的不同是不致於相混淆的，否則也許會有合併相混的可能。我想這一點是很值得有關當局參考的。

年度小說選

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35元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50元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35元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	鄭明嫻編	40元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思兼編	30元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	林柏燕編	50元
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	鄭傑光・覃雲生編	35元
六十四年短篇小說選	洪醒夫編	30元
六十五年短篇小說選	季季編	(即將出版)